



人在道中不知“道”

——《人在道中》自序

谭浩泉

语云:鱼在水中不知水,人在道中不知“道”。

宇宙的自然规律,也即宇宙的真理、真相、本体,就是老子所说的“道”。能不能知道这个规律,看一个人的修行;能不能遵循这个规律,看一个人的选择。依我看来,知“道”不容易,遵“道”更应该。

万物生长,人要活着,就像呼吸空气一样,时刻也离不开“道”的支持。所谓宇宙本体,经过显化便形成了有形有相的万物。自然,我们每个人都是由“道”显化而来。人们都认为自己由父精母血造化而来,这样说也没有错。但若追问最初的源头,或反思自己能够得以出生、发育、成长成一个身心健全的人,父母仅仅是开启这个开关、播下生命的种子而已,恐怕90%以上还是“道”这位超级“母亲”的功劳。譬如:离开了阳光你不能长大,离开了空气你不能生存,离开了大地你不能活着,离开了水你身体无法成形(人体70%以上由水构成)。身体的呼吸是自动的,身体的血流是自动的,身体的心跳是自动的,身体的营养吸收、消化、分配是自动的……一切从无到有,从隐到显,如果没有“道”的支撑、化育和贡献,恐怕都无从谈起。

如果把“道”比做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连的互联网,我们每个人就是一台电脑,正常状态是可以与互联网连接的,可是因为感染了“贪嗔痴”的病毒,便与互联网断开了,使我们的心从无限变成了有限。久而久之,就忘记了自己这台电脑原本是与互联网相连的,同时也习惯了这种感染病毒后与互联网断开的模式。如此一来,原本浩瀚无边的“世界”变得越来越小,对抗越来越多,这就是人类所有烦恼、痛苦的根源。话虽然如此说,是你与“道”分离了,但“道”并没有离开你。是你与本体失去连接,但本体一刻也没有与你失去连接。所以与互联网断开后,杀灭病毒,恢复连接,闻“道”、知“道”、悟“道”、

得“道”仍有很大的可能。数千年来,人类诸多哲学、思想、人文大师,他们使心灵从有限回归无限,就像从天庭盗来火种,把人世间的黑暗照亮,便是明证。

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一章云:“上士闻道,勤而行之;中士闻道,若存若忘;下士闻道,大笑之,不笑不足以为道。”有悟性的人听说“道”后深信不已,而且没有一点疑惑,它就是这么回事,并且勤勤恳恳、坚持不懈地去习练它、运用它。悟性不高的人听说“道”则有时将它放在心上,有时却忘得无影无踪。完全没有悟性的人,一听“道”就大笑不止,认为荒诞不稽。之所以大笑,表现出鄙视、讥笑的语态,持完全否定的态度,是因为“道”论理高深,本来就难以理解。如果人人都那么轻易能够理解的话,那就不足以称之为“道”了。年龄、经历、文化、修养、兴趣、爱好、悟性的不同,对“道”的认识、理解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异也不足为奇,实属正常。

一如海里有鱼很多,并不知道自已身处大海中这一事实,于是拼命地游、拼命地找,想要找到大海,找到回家的路。这个隐喻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就是大海中的那条鱼,而“道”就是大海,我们一直在寻找,殊不知一直就在它之内!也难怪,“道”并不是我们可以全面客观加以界定的对象,它是包含一切客观与主观之物的“整体”,而“整体”是唯一的,我们身处其中,就像苏东坡哲理诗“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”,又怎能看清它的全貌!杜牧诗云“睫在眼前长不见,道非身外更何求”,道即心,不可外求,修道就是修心,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。

尽管如此,自古以来,人类还是出现一批又一批、一代又一代筚路蓝缕、奋不顾身的求道者。他们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得到的悟道成果,令人不禁感慨万千、仰慕万分!胡适之先生说:“怕什么真理无穷,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。”“道”在哪里?“道”

在自然,“道”在世间,“道”在心灵。人,如果能够走在知“道”的路上,即使悟不了大道,也总会发现一些小花小草小风景的,关键是上不上路罢了。

本人生性愚钝,人到中年后却偏偏爱上了所谓求“道”。从哲学入门,无论是儒家的圣贤之道,佛家的觉悟之道,还是道家的虚静之道都十分感兴趣,典籍也看了不少。但一如歌中所唱的那样:天上有个太阳,水中有个月亮,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,哪个更圆,哪个更亮;山上有棵小树,山下有棵大树,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,哪个更大,哪个更高!当然,不知道不等于没有思考,这本《人在道中》就是近五年的感想。愈是自然的东西,愈接近生命的本质,也愈接近“道”。因为常常深度融进自然且胡思乱想,欲化机巧为无心,随顺自然,返璞归真,就有了第一辑“自然之道”;离南岳近,那可是闻名天下的佛道圣地,自然要沾菩萨一点光,于是有了第二辑“南岳寻道”;四十岁开始看庄子,被他的汪洋恣肆、想象奇诡、意态万象和对天上人间入木三分的洞察深深打动,随意发挥,在报纸上开了个小专栏“品庄悟道”,归集拢来便成了第三辑;第四辑“说词论道”和第五辑“戏里有道”,也分别是报纸上的专栏文章,为阐释词义和各类剧种心得散文。

常说世道人心,心,是人生命能量的中枢,具有不可思议的伟大潜能,不拿它来做点提升自己人生境界的事,实在是莫大的浪费和遗憾!人的生存生活生命都是修行,修行就是修心,凡人心随境转、高人以心转境,每个人的体会都是“冬天饮冷水,点点在心头”。也许我们无法寻道求道,而只能体道合道,通过体认万物而了知自己,通过净化自己而达于万物。这本集子就是邯郸学步想“合于道”开发点“道”心。只是由于才疏学浅、悟性不高,文章记录心迹“应似鸿爪踏雪泥”而已,不祈望本书引起共鸣和反响,读者能浏览个把小时不三毛钱一斤当废纸卖掉就算万幸了!



苦难其实是一种磨砺

——读耿雪凌《石榴花开》

王 淼

《石榴花开》是一部以黄河故道地域文化为背景的乡土长篇小说——所谓黄河故道,就是黄河的旧河道。黄河向以“善淤、善决、善徙”著称,历史上的黄河曾经多次改道。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鲁西南人,一次又一次地遭受灭顶之灾,一次又一次地绝地重生。黄河改道既为鲁西南人带来了无边的灾难,同时也让这片土地形成了独特的地理地貌,从而孕育出独特的故道文化。耿雪凌即以这种独特的文化为背景,讲述了一个家族苦难的生存,讲述了这个家族几代人的不甘与抗争,并将他们人性的本能赤裸裸地展示在我们面前。

乡土文学的要义,首先是深深地根植于乡土,对生养自己的这片土地有深情,有

认识。耿雪凌是土生土长的黄河故道人,她的小说最富有特色的地方是语言。耿雪凌熟稔这片土地,她不仅对乡土语言有着娴熟的把握能力,对方言俚语的运用也得心应手、恰到好处。读耿雪凌的小说,一种火辣辣的感觉扑面而来,透过这些带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文字,你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黄河故道人真实的日常生活。他们既生于斯,长于斯,也歌于斯,哭于斯,他们的所思所想与这片土地密切相关,他们的所作所为与这片土地紧紧相连。尽管他们在严酷的生存环境面前渺小如尘埃,但在他们的生命中,却从不缺乏源自人性本能的大欢喜与大快乐。而石榴则更像是一个象征,黄河故道人的屈辱与伤痛,不甘与抗争,坚忍

“段”章取“议”

1.作为一个科幻迷,科幻塑造了我的生活和人生。所以,我相信,对于那些去看卫星发射的孩子们来说,这一次体验在他们的人生中不会只是走马观花,那震撼人心的火箭发射场景,代表了中国最高精尖科技的月球探测工程,一定会在他们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。

坦率地讲,我之前写的都是成人科幻,没有写过面向少年儿童科幻作品。出版少儿科幻时,我感到肩头有一些压力,因为给孩子读的科幻,要符合孩子的阅读心理

和倾向,而我在这方面没有太多的创作经验。检点以前的作品,我发现有一些比较适合孩子阅读的,于是挑选出来,重新做了一些修订和调整,作为“少儿科幻”的尝试。相信小读者们能够从中更多地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、所处的宇宙。——刘慈欣 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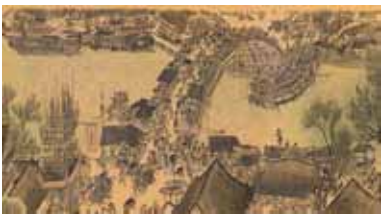
2.我写短篇,总在想怎样让它的内在层次丰富一点,再丰富一点。小说作者都要明白,从生活到小说是个艰难的过程,我个人喜欢难度比较大的活儿。我写短篇小说,

常常会坠入痴迷的状态,还有一点自恋,要求自己不出一点点错,一个字不妥也不可以,在小说的内在情感上要像民间高手吹喇叭那样不断气,一口气下来。

如要问我写小说最重要的是什么?那么我告诉你,写小说最重要的是要沉得住气,要一口气吹到底,而且到地方就刹住,气足音准,不多不少。小说内部那口让人看不到的气,一要吹好,二是不能泄。写短篇小说,是越写越让人害怕。常常是,走投无路忽然又找到了出路。——王祥夫 说

追求和谐美的三个“节点”

刘 洁



在这漫漫的历史长河里,笔者选取三个历史节点来探讨中国文化中的和谐之美:汉代的天圆地方,北魏的云冈石窟,宋代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
为什么要选汉代的天圆地方呢?是因为到了汉代才实现了文化的大统一。汉代在许多方面,对应于一个政治上统一的大帝国,而在文化上,也逐步使得春秋以来分裂的地方色彩归并成一种大一统的文化。并且有计划地从形而下的物质世界到形而上的精神世界,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哲学系统及宇宙论体系。这个宇宙论体系的形成,在造型美术上,即显现为圆与方的密切结合,即天圆地方,由此影响了中国几千年。

汉代的天圆地方,表现的是中国古人对宇宙信仰的和谐之美。

第二个历史节点北魏,其所处的南北朝时期,是中国民族大融合、文化大融合时期,由于这种大融合而产生了辉煌的隋唐。同时,这个时期也是佛教进入中国最终融入中国主流文化,中国文化形成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时间点,而云冈石窟是这个时期文化艺术的最杰出表现。

人类文化刺激强度,第一是视觉,即图像;第二是听觉,即音乐;第三才是抽象转换信号,即文本。云冈石窟给我们的视觉感受是震撼的:首先是气魄惊人,体量巨大,与山相依,让人感到顶天立地、俯视山河的气魄。其次是雕刻精美,却又密密层层地排列在一起,高高低低地展示在一起,产生一种连绵不绝的艺术力量。除此之外,古希腊的石柱、高鼻梁、深眼窝的具有西方神貌的大佛,让人产生一种远观式的世界性审视,眼前的一切更觉伟大了。

在云冈石窟,我们可以看到印度文化、西域文化、中亚文化的融合。中华文化的伟大,就是这样多元融汇的结果。云冈石窟,就是这种融合的最早呈现;盛唐,就是这种融合的最高呈现。云冈石窟是其它石窟如龙门石窟、莫高窟、麦积山的代表,构成我们探询中华文化的一个特殊视角。

北魏的云冈石窟,表现的是中国古人对和谐之美的追求。

第三个历史节点宋代,是中国文化艺术的顶峰。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说:“华夏民族之文化,历数千载之演进,而造极于赵宋之世。”汉朝国强,唐朝武盛,宋朝文旺,中国文化到了宋代达到了顶峰。宋代是一个繁荣、高雅、精致、开明的时代,打开宋代的比较熟悉的方式就是《清明上河图》,它很好地反应了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态面貌,堪称北宋社会的“百科全书”,徐徐展开了一幅12世纪初北宋都城汴京繁盛的市井风俗画。

宋代《清明上河图》,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之美。

【和谐之美】